

上海圖書館  
藏書

武俠長篇  
奇情小說

# 鸚鵡武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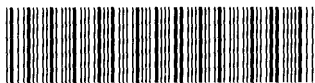


中原書局出版

上海錦章書局發行

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96238

武俠奇情小說 鸚鵡劍

第二十五回 督署告密莫參將兵圍莊院 東郊追寇畢俠客劍斬妖姑

却說齊執齊環各執着長劍，如淵月塔各執着芙蓉劍，璇珠手拿一對虎頭鈎，星鳳執着雙劍，彩雲執着鳳凰劍，一齊殺出庄後，逢人便砍，當者便死，四周的兵衆，突見五個天神樣的男女殺奔出來，抵當不住，紛紛向兩邊讓開，齊執等殺出一條血路，便分左右，兩處殺奔莊前，齊執齊環璇珠三人從左邊殺往莊前，如淵月塔彩雲星鳳四人從右邊殺往莊前，讀者要知道這些人馬是從那裏來的麼，本書上回不是說過，是非非僧去到兩江總督衙門告密的，原來非非僧依了玉海的計策，先到武進約了秦霞倩先往平江，他自己便到南京，兩江總督馬玉龍衙門告密，玉龍便問他如何得知是平江周家班人刺殺傅欽差，他便將自己到小清河鎮去找董武，以

及親見董武被殺的情景說了，玉龍又問道這一班刺客是些什麼面貌，你都能認識嗎？飛飛道：大人如不相信，現有莫參將，他是和那班人撕殺過的，可請他來，我當面將各人的面貌形容說給他聽，如果對了，便可以證明我這話不是假的了。玉龍聽了，立即派人去到將軍阿克山衙門，將莫參傳來，非便當面將各男女的形貌說了，莫參將點頭說是對的。玉龍立刻賞了飛飛僧五百兩銀子，叫他引道，即日行文將軍阿克山，速派大兵馬發往平江周家莊，捉拿一班刺客。將軍阿克山接到總督的公文，立刻點齊馬兵一千名，步兵三千名，令提督金光仁統率，又令莫參將先帶馬兵二百名步兵八百名，爲頭隊，限三日內趕到平江，務將各刺客拿獲，立功贖罪。金提督的三千名兵馬由後方應援，莫參將領了一千名兵馬，日夜兼行，如期來到平江周家莊，先將莊子四周圍住，恐怕裏面的人逃走，他自己跨了一匹馬，手執大刀，領了二百名步兵，直由莊前殺進去，莊丁見了，連忙飛奔入內報知周飛，周飛

聽了不及到後面招喚，便叫那個莊丁快到後面報告他，自己卽和天虎、周斌、周材、倪四鬢、郝霍兒等各執兵器，奔出莊前殺敵。莫參將正在莊前砍殺莊丁，猛不防哇呀呀一聲來到跟前，定睛一看，正是在清河鎮見過的這個老頭兒，不禁勃然大怒道：「好逆賊，我道你逃往那裏去了，原來却在此處，於今聖上派了天兵來捉你了，還不束手就縛，立刻要家族毀滅了。」周飛聽了也不答話，卽舉起七星銅棍向他打來。莫壽年究竟騎在馬上，比較討巧得多，便毫不費力，略把韁索一拉，那匹馬早蹀到周飛後面，壽年忙舉起大刀向着周飛的腦門砍來，周飛就地一滾，已到壽年的馬脚下，舉起銅棍來掃馬脚，壽年忙把韁索一緊，從周飛的身上跳過，復又把韁索帶轉，蹀到周飛面前，舉刀便砍。周飛的銅棍向上一撥，早把壽年的大刀撥過去，忙發出三枝袖箭，分作上中下三路向壽年打來，壽年撥開馬頭，讓過了周飛的袖箭，忙揮動兵衆向周飛進攻。這裏天虎、周斌、周材、倪四鬢、郝霍兒等一齊各執傢伙上前。

第二十五回 督署告密莫參將兵圍莊院東郊追寇舉俠客劍斬妖姑四

抵住，兩下裏渾殺起來，莫壽年騎在馬上左右來往指揮，霎時便將周飛等包圍起來，莊外的兵馬又已殺進來了，周飛見四面都是兵馬，雖和天虎周斌周材倪四蠻郝霍兒等極力撕殺，無奈步兵有馬兵掩護，刀劍很難夠着他們，殺了兩三個時候，兵究竟死的有限，眼看着自家的人漸漸的有些招架不來，正在危急的時候，忽見齊紈齊環星鳳彩雲璇珠如淵月瑤等，由兩邊殺到莊前來了，便大叫道：你們來的正好，趕快把這個滿奴殺死，休教他逃走了。齊紈等聽得周飛的聲音，連忙由圍子外面殺入圍子裏面，和周飛等合在一處，將兵衆殺開，璇珠發出七枝袖箭將壽年的坐騎雙目打瞎了，於是那匹馬既負了痛，而又不看見，便不聽莫壽年鞭策，亂奔亂撞的將他顛跌落下來，莫壽年失了坐騎，只得夾在兵衆裏面，和周飛等撕殺。此時兵衆被如淵月瑤等已殺死一二百人，漸漸的不聽指揮，向後退却，壽年見兵無鬪志，不得不且戰且走，退去十餘里外，周飛等追殺一陣，又殺死了兵衆數百人，方

才不去追趕，莫壽年領了幾百個殘餘的兵馬，沒命的向前退走，看見後面沒有追趕他們的人，方才收住了脚步，檢點兵馬，只剩了三四百人，只得暫時紮住了。以待後方的隊伍不題。且說周飛等殺退了清兵，連忙同大家回轉莊子，走到後堂一看，只見莊丁被殺了數十個，老妻繆穆英受了重傷，昏臥在血泊中，不禁大吃一驚，忙同大家將她扶起，裹住了各處創口，又用清心散將她灌醒了，忙問她如何被殺傷了，鳳仙和雲仙往那裏去了，穆英垂淚道：「你們出莊之後，我和鳳兒雲仙方在新房中等候你們的消息，不料忽然由院外跳進幾個男女，內中有四個人，是徐海那邊的，前次被我們打退了的，還有兩個女道士，我不認得是什麼人，我見了他們來了，知道是來報仇的，忙和鳳兒各執着傢伙上前抵敵，豈知那兩個女道士放出什麼烟霧來，將我和鳳兒弄昏了，那個和尚便使起鐵禪杖，將我打翻了，昏暈在地下，以後的事情，我便不知道了，周飛聽了忙又跑到東邊新屋裏尋找一會，竟渺無踪跡。」

第二十五回 督署告密莫參將兵圍莊院東郊追寇畢俠客劍斬妖姑六

跑回了對大家說道，糟了糟了，雲仙和鳳兒兩口兒，竟被他們劫去了，如淵月瑤忙道，既是如此，我們趕快分道追去，於是如淵月瑤璇珠爲一路，向東面追去，星鳳彩雲天虎爲一路，向南面追去，周飛齊執齊環爲一路，向西面追去，繆穆英雖受了傷，幸得清醒了，又因爲記掛女兒女婿，也只好帶着痛，率領周斌周材，倪四蠻郝霍兒等爲一路，向北面追去，且說如淵月瑤璇珠三人，使起陸地飛行法，向東追趕，不到一個時辰，已追到五六十里路，遠遠望見有兩個女道士，一個背負着一個男子，在前面走，一個手執着拂塵，在後面跟隨，如淵忙向月瑤璇珠指着前面說道，那個女道士的背上負荷着不是雲仙麼，月瑤璇珠定睛看時，果然不錯，便說道，趕快帶緊脚步呀，他們三人便加快步伐，直向前面追時，不一刻已經追着，如淵忙在後面大喝道，好個出家的女人們，不在庵中清修，跑到這兒來拐人家男子漢嗎，還不趕快放下來，要想吃我寶劍了，那個後面女道士聽得有人追來，忙回轉身來，叱道，何處



野小子，口出污言，想來討死嗎？說了，拂塵一揚，飛出一物，由空中打落下來，如淵忙把寶劍向上一舉，使出雪花蓋頂的勢子，舞動起來，只聽得頭上叮叮噹噹，一陣聲響，落在地下，月瑤忙拾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個紙人，繪畫的青面獠牙手中執了一把箴做的刀，上面滴了一點血，不由的笑了一笑，道：好一個紙妖怪，忙在懷中取出火種，將她焚燒了，那個女道士見月瑤燒了她的紙人，不禁勃然大怒道：那裏來的臭蹄子，竟敢來破師太的仙法麼？說了，便舉了拂塵來鬥月瑤，月瑤便舉起芙蓉劍和她撕殺起來，兩下一來一往，鬥了五六十個回合，不分勝敗，那個女道士見月瑤劍法熟，知道難以取勝，他便將拂塵向空一舉，口中唸唸有詞，左手拋出一物，說一聲：着，只看空中一物，似龍非龍，似蛇非蛇，竟向着月瑤頭上落下，剛剛將身體和兩手束住，愈束愈緊，月瑤動彈不得，口中便罵道：你這個妖婆娘，鬥人家不過，便用妖法傷人，還靠你的本事麼？那個女道士聽了，冷笑一聲道：妖法妖法立刻將你斬殺。

第二十五回 督署告密莫參將兵圍莊院東郊追寇舉俠客劍斬妖姑八

說了舉起拂塵，直向月瑤頂門劈來，璇珠忙上前大喝道：妖道婆，休得無禮，我來取你也，忙舉起虎頭雙鈎，將那女道士的拂塵鈎住了，不得落下來，那個女道士大怒道：不料一個臭蹄子還未做了，又來一個臭蹄子，你真不知死活了，說着左手便在袋中取出一樣東西來，向空中一拋，口中又念了幾句，說一聲着拉，只聽得嘩啦啦一聲，向璇珠頭上落下，璇珠忙把頭向下一低，背上早着了一下，猶如萬斤沈重，直把個璇珠打得目眩神呆，即時昏暈於地，如淵在月瑤後面和女道士相鬥的時候，便抽身追趕前面的那個女道士，快要追到的辰光，只見前面的那個女道士回過頭來，向他笑道：你這個人好不知趣，我看你一表人材，舍不得傷你，你反來趕我，我不把點苦頭給你嘗嘗，你還死心嗎？說了，手起處轟然一聲，如淵不知什麼兵器打來，忙用寶劍一格，但見火光四射，空無一物，方欲上前，不料又是轟然一聲，早到左臂，即時火光螢螢，將左邊衣袖燃着了，如淵忙牽起衣襟，覆滅了火，已經燒去大半。

個衣袖了，霎時手腕上起了好幾個大火泡，那個女道士笑向如淵道：「你可知道利害了，我勸你趕快回去，求求那位後面的師太，否則你那兩個女同伴要被她做了。」如淵聽到這裏，猛然被她提醒，連忙撇了她奔趕回來，只見他的妻子月瑤和璇珠兩個人，都被那個女道士網了，月瑤方在那裏叫罵，璇珠也罵不絕口，那個女道士恨恨的對璇珠罵道：「你這個臭蹄子最壞，我先把你的心肝挖出來，然後再殺她。」說了，便在懷中探出一把尖刀來，對準了璇珠的胸口戳來，如淵此時直急得五神出竅，連跳帶蹤的大叫道：「妖道婆用暗箭傷人，不算得本事，能夠的和我明鬥三百合，你能贏了我，我們三個人情愿引頸受戮，說猶未了，只見那個女道士手中的尖刀已落在地下，如淵很是詫異，以爲他的話果然發生效力，將這個妖道婆激動了，真的要來和我撕殺嗎？他正在猜疑的當兒，忽見那個女道士竟倒在地下，胸口的鮮血向上直噴，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 龍肝血毀斷蛇皮繩

## 電光劍飛斬螳螂臂

卻說如淵看見那個女道士正拿着尖刀，要戳璇珠的胸口，忽然她的刀子落地，身子也倒下來了，他連忙上前一看，只見她的胸前刺穿了一個劍洞，鮮血直流死於地下，他很是詫異，忙跑到璇珠月瑤二人跟前，見她二人雙目仍是緊閉着，好像是在待死的樣子，他便高聲叫道：「那個妖道婆已被人殺死了，快不要嚇怕呀。」璇珠月瑤，猛聽得如淵叫她們的聲音，忙把眼睛睜開來說道：「我倆人是在做夢嗎？何以剛才那個殺我的妖道婆會被人殺死了呢？」如淵道：「的確是真的，並非做夢啊。」說着，便用寶劍來割月瑤璇珠兩人的網縛，豈知那道網縛的繩索似鉄非鉄，似麻非麻，割了半天，連一點痕跡也沒有，那裏還能割得斷呢？如淵正在沒法的時候，忽聞背後有人叫道：「這兩根網縛，是用了妖術的，不把妖術破了，如何能割得斷呢？」如淵回頭

一望，原來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後生，不禁大喜道：「原來救我們的，就是畢賢弟啊！但不知你是何時到此，濟老道一同來的嗎？」畢鶴年道：「敝師父自從和我一路往北海追殺了孽龍，他便回到峨嵋去了，我因要到平江來訪問各位，不想却在這裏會着了，但不知你三位因何與這個妖道婆撕鬥起來呢？」如淵便把周飛的莊子被清兵圍攻，和他女兒女婿被劫的事情說了，畢鶴年道：「現在人還沒有追着嗎？」如淵道：「前面祇有一個道婆，背負着于雲仙一個人，鳳仙是在那裏，現在還不知道呢。」鶴年道：「我去先把他救來，再和你商量。」說着一陣風霎時不見了，如淵月瑤璇珠三個人便一齊坐在那裏等着。過了一會，只見鶴年背上負了一個人，連跳帶蹠的，來到跟前，把背上的，輕輕放下，道：「幸不辱命，那妖道婆也被我殺了。」如淵看見鶴年背上放下的，不是別人，就是于雲仙，忙問雲仙道：「你何以單被這兩個妖道婆劫了去，現在你的夫人呢？」雲仙道：「她是被一個道人，一個和尚，和幾個壯漢帶走了。」鶴年道：「我

且先將二位姑姑的網縛解了，再去追趕罷，說着，便在懷中取出一個玻璃瓶來，拔開塞子，傾了一滴紅色藥水在月瑤和璇珠二人的網縛上面，立即聽得拍的一聽，繩索斷了，月瑤璇珠二人脫了縛束，忙把渾身施展了一下和活了血脈，便向鶴年稱謝道：若不是畢賢弟到此，我倆便遭不測了，但不知這個妖道婆，究竟用什麼魔法網了我們的，何以這把犀利的寶劍，割不斷這個縛束，你這瓶中一滴藥水竟把牠弄斷了呢？畢鶴年道：這妖道婆用的是蛇皮索，念了咒語，來網你們的，我這瓶中所藏的是龍肝血，任憑是什麼妖術，只要洒一滴，便可以把它破壞了，這就是我師父所殺的孽龍，我將牠的心肝取來，將血瀝在這個瓶中，以備應用的，如淵月瑤璇珠等聽了，忙將斷索拾起來一看，果然是兩條蛇皮，不禁嘆了一聲慚愧，讀者會記得芙蓉劍十九回中，羅璇珠救了畢程氏到杞縣，後來產生了畢鶴年，事隔十餘年，本回書中，畢鶴年竟救了璇珠月瑤二人的性命，豈非冥冥之中真有以德報德的

因果嗎，閒話少敘，且說畢鶴年救了于雲仙回來，又將月瑤璇珠二人的細縛解了，便對如淵等說道，你們請先回莊去，等我將人救回來，再和大家相見罷。如淵道，我們一道同去好嗎？鶴年搖手道，不要的，因為我使行騰空法，可在空中察看下方數百里的遠近，諒想這班毛賊也走不得多少遠，還愁追不到嗎？說了一蹤步騰空，霎時不見，如淵月瑤璇珠雲仙四個人見他來去無踪，不禁驚歎不已。於是大家便回到周家莊等候不題，且說周飛齊執齊環師徒三人使起空中蹤跳法，一路向西邊追去，約趕了四五十里，方見前面有一夥男女，遠遠的望去，正是非非僧等一班人，忙帶緊了脚步，不一刻已經趕到，周飛在後大喝道，前面的賊子們休要逃走，俺黑蜈蚣來取你們的命也，非非聽了，忙向前面的一班人說道，我們慢些走，且把這個老兔崽子做了，再到金提督那裏去，讀者要知道非非僧是與一班什麼人說話呢，做書的便趁着這個機會把前回書中的漏洞補敘一下，原來非非僧引導莫參將

頭隊到了平江，便遇着畢玉海和他的徒弟秦霞倩，馬起旺和他的師妹女道士印月，鐵臂道人和他的師太慧貞道姑等，也一齊來到，他們看見非非，果然帶了兵來，忙問道，你到聰督衙門帶來多少兵呢，非非道，這是頭隊一共一千人馬，由莫參將率領先來，還有三千大隊兵馬在後面，是由金提督統領的，總督馬玉龍派我做引道，我所以和他們同來的，玉海道，你可得了賞銀呢，非非把手一伸道，五百兩，玉海道，這份財氣，畢竟要虧得我吧，不過你既已達到了目的，又將他們領到了，你的任務，就算告終了，讓他們去攻打就是了，我們另外幹我們的事情要緊拉，非非道，我們便同他們一道去撕殺不好嗎，玉海搖頭道，不好，不好，我們何必去幫助別人得功呢，最好趁人家打的熱鬧的時候，我們悄悄的進莊去，捉幾個活的，去到金提督那裏去獻功，況且兩江總督有賞格在外，得知匪徒消息，前來告密因而拿獲者，賞銀一千兩，拿獲匪徒獻到總督衙門者，論功授賞，或保舉官職，你我們要想升官發



財，不趁這個機會，更待何時呢，非非聽了，點頭稱是，馬超旺和鉄臂二人聽了也都贊成，便對印月慧貞二人道，相煩二位助我等一臂之力，捉幾個活的去獻功，如果我們得了好處，再也不忘記你們二位師太的，印月道，你們想升官發財，我只要搶一個美貌少年，帶回觀中享受就是了，慧貞笑道，聽說你在泰山玉泉觀，收羅了不少的年青男子，修鍊採精昇仙法，是不是有這回事呢，印月笑答道，因為還沒有得到聰明美麗的少年，現在還在試驗期內哩，玉海笑道，只要師太的能夠幫助我們捉到活的，如果有美麗男子，就先儘師太受用了，然後再交給我等獻功好嗎，慧貞忙代印月說道，橫豎只要攝他的精氣，又不要他的身體，那有什麼不可以呢，起旺道，我現在也不管你們要精氣要身體，我只問你們究竟是用什麼方法去捉他們，印月慧貞二人齊說道，這到用不着你們煩心的，捉他們的法子多得很，你們只準備做做現成事情好了，玉海忙催道，既然如此，我們該去了，莫參將頭隊差不多進

了庄子半天了，說了便一齊往周家庄進發，離庄不遠，便聽得有撕殺的聲音，畢玉海道：「我們可避開他們的圈子，由院外跳進去捉拿他們。」於是非非、鉄臂起旺、印月、慧貞一齊由院外跳入，玉海和霞倩二人，便站在院外等候着，非非等跳進院內，一直由大門進入後堂，來到東邊新房的院子裏，看見繆穆英、鳳仙、雲仙三人，坐在房內，他們便吶喊一聲，正要奔進房內，繆穆英和鳳仙母女二人，忽聽得院內有人吶喊，知道來的不是好人，便各人拿了雙刀殺將出來，繆穆英和非非、鉄臂鬪了尙未數合，已被印月使起妖法，放出紙人來將她砍倒，昏暈於地。鳳仙本和馬起旺撕鬪的，今見女道士用暗器將她母親打倒，不禁怒火上升，便撇下了起旺，手執雙寶刀向印月砍來，印月見鳳仙舉刀向自己砍來時，她便退後一步，讓過了雙刀，忙在袋中取出一物，口中唸了幾句，向上一拋，只見空中有三個五彩的圈子，飄飄蕩蕩的向鳳仙頭上落下，便將她的手脚和身體一齊束住了，愈束愈緊，竟至絲毫不得動。

彈起旺忙上前將鳳仙打倒地下，非非取出一隻口袋，又將她裝入裏面，鉄臂便把她提在手中，此時鳳仙失了自由，只得任他們處置，口中雖叫罵不絕，身體終不能自主，印月將鳳仙捆了，再和慧貞走進房來，只看一個美秀聰俊的少年，殼竦着站在一邊，慧貞見了，便笑向印月道：你看這頭綿羊，合不合你的口味？印月點點頭，笑了一笑，也不作聲，忙將雲仙捆將起來，負在背上，對慧貞道：我們兩人先去找一個地方安排了，再說，別管他們了，於是她兩人便出得房來，對起旺鉄臂道：我倆要把這頭綿羊，找一個地方安置了再來，你們可先將那頭母羊拿去獻功好了，說了，她們兩人便跳出院子，一前一後的走了，這裏非非起旺，鉄臂忙將鳳仙提了，也跳出院子，會着玉海，把方才的事情對他說了，玉海道：我們只要不空手，先把這頭母羊去獻了功，然後再來一個個捉拿好了，於是他們便一齊出了庄子，前往金提督營裏而來，走了不過幾十里路的辰光，忽聽得背後有人追來，非非僧回頭一看見來

者不是別人，却是他們的對頭冤家，師徒三人，鉄臂聽得非非說後面有人趕來，他便把袋子交給玉海和霞倩道：「請你兩人暫爲拿到前面，松林內看管一下，我去把他做了再來。」說了，便和起旺各拿了傢伙，隨着非非，殺上前去。周飛齊執齊環三人，見前面的人各拿着傢伙，回轉身來，便一個健步蹤到他們的跟前，周飛手起七寶銅棍，直向起旺迎面打去，齊執也舉劍來砍非非，齊環便利鉄臂撕殺起來。於是六個人分爲三起戰鬥，一來一往，各戰了數十個回合，正是棋逢敵手，着着不讓。周飛暗想：若照這樣的拚下去，未免空費氣力。想着，他便暗在衣袋中摸出三枝袖箭，分作上中下三路，向起旺打去。起旺聽得風聲，忙把頭一低，一枝袖箭剛從頂門擦過，左手便連接了兩枝。周飛見袖箭沒有打中他，忙將銅棍向他心窩裏搗來。馬起旺忙把身體一偏，周飛的銅棍便收了回來。起旺待周飛銅棍收回時，便趁勢使出螳螂功，左手一舉，向周飛頂門抓來。周飛雖然是內家，無奈被他占了優勢，一時躲避。

不及，說聲不好。我此時命該休也，正在危急之時，忽見起旺唵哨一聲，向後逃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妒情女松林畢命 奇俠客電劍退兵

卻說周飛忽聽起旺唵哨一聲，定睛一看，只看他那隻左手已經沒有了，鮮血淋漓，返身逃走，正在驚訝間，忽然半空落下一個十六七歲的後生來，他定睛看，原來是在响水口遇見的小劍俠畢鶴年，不禁喜出望外，只見鶴年奔到起旺後面，舉起鸚鵡劍將起旺的腦袋劈了，復又奔到非非面前，一劍刺去，將非非的心窩刺了一個對穿的大窟洞，鐵臂看見了，正要逃跑時，早被鶴年追上去，一劍砍去，身首離開了，鶴年連殺了三人，忙向周飛齊執齊環道，人在前面松林裏，你們趕快跟我來，說着便奔到前面去了，於是周飛齊執齊環一齊跟着鶴年往前跑去，不一會果然來到

一座松林內，只見他們在搶那個凹眼鉤鼻子人面前的一隻布袋，傍邊還站了一個年輕的女子，周飛仔細一看，認得是帶領蕭四等，到家尋仇的畢玉海和雲仙的表妹秦霞倩，於是他便裝着不認識他兩人的樣子，同齊執齊環站在一傍，看看鶴年是怎樣對付他們，玉海見鶴年來搶布袋，忙拔出背上的七寶馬刀，上前攔住叱道：「何方野小子，敢到老子跟前放肆嗎？霞倩也執着刀在傍邊相助似的，鶴年看見他兩人來攔住，便大笑道：『你們那兩把傢伙，只好放在家裏切蘿蔔，拿出來駭誰呀？』說了，便一劍削去，立刻將他們兩人手中的刀削成四段，玉海見他和霞倩的兩口寶刀，都被削斷，不禁大吃一驚，忙和霞倩跋步飛奔，鶴年也不追趕，只把左手一揚，一道白光飛趕前去，在他兩人的頸項上繞了一個圈子，霎時間兩顆一男一女的首級，滾落在地下了，他兩個費盡心機，要害殺周家班人，反不免白送了自己的性命，可見世間起心不良，要想害人的，結果終沒有好收成，閒話休敘，且說鶴年殺

了玉海霞倩二人忙收回白光，用劍割開了布袋，又取出龍肝血來，將鳳仙的細縛毀斷了，那知鳳仙被縛的太久，血脈停滯，又因悶在布袋，被背着走了好幾十里地，竟顛的昏暈了，一時便不能清醒轉來，周飛見了忙喊道：鳳兒，你是怎樣了？齊紈齊環二人也叫喚了好幾聲，鳳仙祇是眼睜睜的望着大家，一聲不响，鶴年道：不妨事，她是昏暈了，只是此處沒有人家，你們快到前面莊村裏取碗熱湯來，我自有醫治的法子，齊環聽了，忙道：我去取來，便飛奔到前面村子裏，要了一碗熱湯回來，鶴年接過手來，忙在袋中取出一個黑棗，即在張仙洞取的，見本書第四回中，丟在湯中，滾了幾滾，取出來仍放入袋子裏面，再將熱湯徐徐的灌入鳳仙的喉中，不一刻只聽得鳳仙歎了一口氣，醒了過來，問大家道：我怎麼來到此處呢？分明是被這個妖道婆細了的，又何以得與你們會見呢？周飛忙將鶴年相救之事對她說了，忙指着鶴年對她說道：這位小英雄便是救你性命的，他是雲中子玄濟道人的令徒，畢鶴

年呢，鳳仙聽了，方知道就是他們常說的在响水口所遇見的異人，連忙上前相謝道：「不是賢弟到此相救，現在便不知被他們帶往何處送我的性命了，但是那兩個妖道婆現往何處去了？」鶴年便將先前遇見如淵、月瑤、璇珠等的事情，對他們說了，周飛齊、執齊、環鳳仙等聽了，莫不伸出舌頭，驚異的說道：「啊呀呀，好險啦，要不是畢賢弟有電光飛劍的工夫，她們兩人便遭不幸了。」鶴年道：「於今仇人已經除完了，我們可以回去商量正事了。」周飛道：「我們是分爲四路出發的，現在雖然肅清了東西兩路，但南北兩路的人，還不知追趕往那裏去了，我們仍須要分往兩路，將他們找尋回來才是呢。」鶴年道：「你們趕快一齊回莊去，這兩路的人，統由我去找他回來就是了。」說了，一縱身，飛騰入空，霎時不見蹤影。周飛等都一齊驚歎道：「這樣小小的年紀，竟有如此本領，可見書上所說的劍仙俠客，一點也不虛言了。」於是便一同回到莊子裏，來到後廳，只見如淵、月瑤、璇珠、雲仙四人正在那裏道唸他們。周飛忙上前



叫道，多蒙你們盼望好久了，我等因為追趕非非僧，以致耽誤了時候，如淵道，非非僧又來同我們尋仇嗎？周飛道，不僅是他一個，還有畢玉海，和被我們前次打跑的徐海道兒裏的幾個人，最奇的還有雲仙的表妹秦霞倩也在裏面呢，鳳仙聽說秦霞倩也在裏面，忙問雲仙道，霞倩雖然性情不良，但不過是因為自卜驕縱慣了所致，何致於和這班匪徒混在一處呢？雲仙道，這事也有緣故的，因為畢玉海是她的師父，我想此番的時情，未嘗不是因為嫉妒我們兩人，才生出這段風波呢？齊紈聽了，忽然把桌子一拍道，哦，是了，我想前次我們姊妹二人，被畢玉海幽禁在機關室裏，由李媽釋放了，殺了蕭四的家屬，後又由畢玉海帶領徐海一班匪徒來和這裏的人尋仇，想必也與她有關係呢，如淵月瑤璇珠周飛雲仙鳳仙等聽了齊道那是一定的，不然，蕭四等一班人，怎會知道找到這裏呢？鳳仙道，我只悔不該當年和她較量，以致後來發生這許多事故，雖然，來日方長，還不知道以後再有什麼變動啊。

齊執道，她的性命已經送掉了，還有什麼以後的事情呢？鳳仙忙問何故？齊執道，那松林外的兩個尸首，不是畢玉海和她本身麼？於是便又將鶴年在救她之先殺了玉海和霞倩的情形，對鳳仙說了，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一念之差，竟致遭殺身之禍，可貝嫉妒二字，實是女子們一種最壞的性情了，大家聽了，也都替霞倩歎息，正在敘說之際，忽見繆穆英率領了周斌、周材、倪四蠻、郝霍兒等一齊回來了，周飛等忙問她追到什麼地方才回來的？穆英道：「我直往西走，約不過三十里路的光景，正遇着一隊清兵，周材他們認得是莫壽年，以爲他姐夫和姐姐，或者是被清兵暗派人由後院進來刦了去的，所以他便和周斌、霍兒、四蠻等殺入裏面，我看見他殺了進去，也便跟着殺到裏面，不料那個姓莫的，他聽到我們殺來了，便將兵馬分到幾十個地方，我等東衝西突，竟將路徑迷失了，幸得大家還未分散，否則既迷了路，又找不着人，那才糟糕呢，這時候清顯東處兵出了一隊，等我們追殺前

去，他們便逃跑了，西邊又顯出一隊人馬，待我們追到西邊，他們又逃跑了，正在沒法的當兒，忽見空中落下一個後生來，見了我們，便問可是平江周家班的人，我答應了，他便叫我們趕快回去，說我女婿女兒已經回莊去了，我此時還未十分相信，那知他一面說着，一面手中放出一道白光，飛到清兵的隊伍裏去了，霎時間，只聽得號哭之聲震動四方，於是各處隊伍已紛紛出現，前往救援，他此時又將那道白光移到救援的隊伍裏，四面繚繞，剎時人頭滾滾，鬼哭神號，那些救援的隊伍，便紊亂了，一個個的丟了刀槍，各逃生命，不到片刻工夫，一齊逃光了，我方才同周斌等尋出了路徑，奔回莊子來，果然你們都已回來了哩，說還未了，鶴年已同星鳳彩雲、天虎等，也都回來了，於是周飛等齊向鶴年說道，我等此番若不是得着賢弟幫忙，真要弄糟了，但不知星鳳彩雲、天虎等，又是在什麼地方遇着呢，鶴年道，他們三位正和幾千清兵在那裏撕殺，我去了稍助一臂之力，才將清兵殺退，同他們回來，天

虎道，我等出莊向西奔走五六十里，正遇着清兵的大隊，看見我們帶了傢伙的，就上前來盤問，我一時惱怒起來，便拔刀砍了幾個兵丁，不料竟被那個帶兵的官兒知道了，說我們是匪類，便摧動人馬，將我們圍住了，我們三個人左衝右突殺了好久，竟殺不出一條路來，正在着急的當兒，忽然畢賢弟到了，放出白光，將清兵殺死數百人，才將他們打退了，否則便要被他們圍困了，鶴年道，你們這個地方，既是被清兵知道，往後去決不能再住了，因為清兵此番雖被打敗，日後必更有大兵到來，我想這一座孤村，倘被他圍了幾個月，這裏面的人就不少餓死了嗎，據我看還是趁着清兵遠去了，趕緊將莊內的貴重物件收拾收拾，搬到別處的爲是，周飛道，我已和老妻商量好了，若不是清兵到來，我們已準定遷往離塵島去了，鶴年聽說周飛要將家屬遷往離塵島，忙向他說道，我此次正是來約你同往離塵島有事的，不料遇着清兵，便將我的正文攔將下來了，周飛忙問鶴年欲往離塵島的目的，鶴年

道敞師和我自從與各位在响水口相遇的時候，承各位將心腹之事，告訴了我們，那時本欲和各位商議共舉大事的計策，奈孽龍未除，不能追隨各位之後，所以只好與各位暫行告別，相約後會時期。後來敞師和我追趕孽龍出了北海，到東海台灣島，方將孽龍斬了。此時正遇着台灣承天府的大將軍劉國軒，我師父看見他是明室忠臣的將官，又見他那個島國治理得很好，所以便教我將孽龍的屍體獻與該國郡王鄭經，並教我獻策郡王，將孽龍尸體分解，修造戰船，練習水軍，以便攻取沿海各要地，進取中原。郡王鄭經當時試驗了孽龍的鱗甲，便採納了我的計策，即命大將軍劉國軒監造船隻，練習水師，又命我協助劉國軒訓練，並往中原聯絡各處志士，我因爲不暗水師戰術，不敢尸位，便想起了離塵島的白雲奇和孟飛鸞二位英雄，是深通水師兵法的，所以我便將他兩位轉荐於郡王，郡王便命我前來聘請，並命我聯絡島中各志士，爲將來恢復大漢的同盟，所以我受了郡王的使命，便

一直先到這裏來，約你老同往。周飛聽了，忙問璇珠道：「你看白家兩夫婦能離開職務嗎？」璇珠沈思了好一會，便說道：「他們兩夫婦若肯分任職務，就容易辦了。否則必須將島中水軍交與彩雲妹妹代理，才可以離開。如淵月瑤聽了，忙驚問璇珠道：「彩雲妹妹她能代理水軍職務嗎？」璇珠道：「你不要將彩雲妹妹看輕了呢。她自福州回來之後，便從白家夫婦，日夜練習水性，研究水戰兵法。據飛鸞妹妹說，他的聰明實高出她夫婦之上。如果再有半年的練習，恐怕遠勝於藍了。你想她可是離塵島將來掌握水軍的繼起人物呢？」彩雲忙將璇珠的嘴掩住道：「不要說了。話到了你的嘴裏，便格外加上許多的陪襯。你們大家不要相信她的話。我不過跟着飛鸞姐姐學習了幾個月，現在略識得水性罷了。那裏就知道水軍的韜略呀？」星鳳道：「你別虛謙了。我親見你和白家夫婦演習水戰時，雲奇兄帶了一隊戰船，攻擊飛鸞姐姐的戰船，飛鸞姐姐抵敵不住，便率領她的戰船敗退。那時你便帶領了大小戰船，猛然由

斜面殺上來接應，飛鸞姐姐，見援軍到了，她立即掉轉戰船，向雲奇兄的戰船反攻，那時你便縱身入水，將雲奇兄的船弄翻了，和他在水中大鬪起來，這裏飛鸞姐姐忙率領戰船衝到雲奇的船隊裏，將他的船隊截斷了聯絡，轉敗爲勝，這不是你練習水師的成績嗎？鶴年聽了璇珠星鳳二人所說的話，他便想出一個方法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應聘約二島聯合 代決鬥雙方息爭

卻說鶴年聽了璇珠星鳳二人所說的話，知道彩雲的水戰工夫，也到升堂入室的程度，於是便向大家道，我看白雲奇夫婦兩位，能離開職務與否，現在可不必討論，好在彩雲姑姑的水軍操練，已有相當成績，萬一離塵島水軍防務要緊，我便聘請彩雲姑姑前往好了，現所急切討論的，但是我們這班人，如何前往離塵島方法，周

飛道，我想請如淵兄夫婦做代表，先和星鳳璇珠彩雲幾位，陪畢賢弟前往離塵島，我自己和老妻家屬等，須先送雲仙鳳兒兩人，回牛塘橋，然後方能來島上，至於什物傢具等等，便叫霍兒四蠻兩人，僱兩隻大船，送往離塵島便了，於是大家分作三班起程，如淵月瑤璇珠星鳳彩雲齊執齊環鶴年等爲一班，先行由陸路起程，前往離塵島，倪四蠻郝霍兒和幾個親信的莊丁，押着兩船什物，由水路前往離塵島，周飛儻穆英雲仙鳳仙周斌周材，天虎，李媽等，亦由水路前往武進牛塘橋不題，且說如淵等陪同鶴年來到離塵島，秋帆等將各人迎入聚將堂，如淵便將秋帆離開平江之後的情形，報告島中各位俠義，並將鶴年所奉的台灣郡王使命，也向大家報告了，秋帆道，台灣郡王鄭經，胸懷大志，與本島各志士所抱定的宗旨，彼此相同，本島自應聯絡，取一致行動，不過請白雲兄賢夫婦同往彼邦，相助訓練水軍一節，須得考慮一下，能否一同前往，到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雲奇道，若論本島的防務



重要，做夫婦便不能同時離開，至少須得留一人在島中督率，若論聯合反抗滿清，來請愚夫婦回去該邦，相助訓練水師這也是義不容辭的，好在本島的水軍已經訓練精熟，平時各頭目均能負責統率各船隊，巡邏水上的防務，愚夫婦雖離開數月，也沒有什麼關係，況且彩雲小姐，水上的戰術，已成突飛猛進的人材，第一島中有警耗，她亦能代理愚夫婦職務，所以據我看來還是去幫助他的國裏，將水軍訓練好了，使他的計劃成功，將來進取中原，與本島取一致行動，驅除滿奴，這是本島同志所願望的，朔兒道，白賢弟的主張，雖是完全爲本島謀利益，但本島的水軍與該邦遠隔海洋，究竟將來能否與該邦的水師，取得水上的連絡嗎，這一句話却問得白雲奇有點躊躇起來了，因爲離塵島的戰船，雖是在太湖數百里港汊遊弋慣了的，而海面的風濤，向未領略過，將來能否遠涉海洋，與該國的水師連絡，實在沒有把握，此時鶴年看見白雲奇對於朔兒的問題，有些躊躇難於答復的樣子，他便

站起來說道，這個問題，要是與別個國裏去聯絡，那麼就是完全不能達到目的，現在是與台灣國聯絡，情形便有點不同了，因為台灣國的戰船，裝有龍甲，全不懼海洋的風濤，並有龍骨粉油塗了船身的，駛行掉轉，異常靈速，現在我將這兩種物件，略帶了些在身邊，不妨先揀貴島的大戰船三百隻，裝起龍甲來，塗抹龍骨粉油，然後再向該國索取龍甲和龍骨粉陸續將各戰船改裝，不是和該國的戰船同樣的能在大海洋中作戰了麼，說了便在懷中取出龍甲一大包，龍骨粉一大瓶，指向衆人道，就是這兩樣東西，你們如不相信，我可以當面試給你們看看，秋帆便教囉兵取了一大桶水來，攪成極大的漩渦，將龍甲一片，擲在水中，立即平定如鏡，便向大家道，有了這種靈物，本島的戰船，便變成海洋的兵艦了，大家聽了，便議定先揀大戰船二十隻，裝甲塗油，由白雲奇夫婦率領，隨鶴年先往台灣，其餘的船隻，統交俞彩雲監督改裝，並替代白雲奇夫婦二人的職務，俟台灣國水軍訓練好了，然後再

約期舉事，暫且不題，且說白雲奇孟飛鸞畢鶴年三人，率領了二十隻裝甲的大戰船，離了太湖，經由松江，出上海黃浦，逕往東海駛行，沿海並未耽擱，不一日已抵台灣，便有裝甲巡船前來查問，鶴年忙將承天府的符號給他驗過了，便暫將二十隻戰船泊在島口，他們三人舍舟登陸，逕往承天府來，郡王鄭經率同大將軍劉國軒軍師陳永華出府迎接，同入聚賢廳，鶴年便將往離塵島的經過情形，以及島中諸俠義對於台灣熱情，與中原各路英雄所準備實力，詳細向郡王鄭經說了，並將白雲奇孟飛鸞二人，率領的二十隻大戰船，特帶到本邦爲將來訓練水師模範，一齊說了，郡王鄭經一面感謝白雲奇夫婦二人的盛意，一面命侍從設宴爲他三人洗塵，席間大將軍劉國軒，便將他監造的大戰船一千隻，中戰船二千隻，小戰船三千隻，以及製成龍皮水衣一百件，現在還剩有龍甲五千餘隻，龍骨粉五百斤，一齊向鶴年報告過了，鶴年道，龍甲和龍骨粉，還有許多，正好分給一半與離塵島，改造戰

船其餘的可留作日後再添造戰船好了，軍師永華忙問白雲奇離塵島現在有戰船多少，水軍若干人，雲奇道，敵島已訓練精熟的戰船大小共有一千六百隻，水軍一萬餘人，預備至本年底添造四百隻，共成戰船二千隻，水軍共二萬人，且敵島的水軍又受過陸軍訓練的，一旦有事也可以臨時編作入陸戰隊，和陸軍在一道作戰，永華點頭道，貴島的兵備可算得水陸兩用的精銳軍隊了，郡王鄭經忙問鶴年道，離塵島的戰船現在停泊的地方，明天可以請白雲兄賢夫婦，試行操演一回好嗎，白雲奇不待鶴年開口，便連忙代答道，愚夫婦明天正要試演劣技，請郡王與各位閱操呢，鶴年忙問雲奇道，海洋中風浪頗大，未識貴水軍亦能一樣操演嗎，雲奇道，愚夫婦平日教練，專在風浪極大的天氣，所以雖是在湖中操演，也和在海邊操演是一樣的，鄭經和陳永華劉國軒畢鶴年等聽了，都佩服雲奇夫婦的善於訓練，到了次日鄭經便和永華國軒鶴年等，一齊來到島口看操，果見白雲奇孟飛鸞二

人的水軍戰法變化奇妙，各戰船的進退，聚散攻守，追擊佯敗，反攻無不處處聽從號令，分毫不紊，而各水兵之在海水中作戰的技術，亦均純練非常，郡王鄭經大喜，待操演完了，即日拜白雲奇爲承天府客卿，職居水師訓練總監，孟飛鸞爲副總監，將所有修造的戰船，及招募的水兵，統歸雲奇飛鸞二人訓練編制，不提，且說畢鶴年，自從那日和郡王鄭經等看操回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向鄭經告別，帶了龍甲，龍骨粉，和龍皮水衣十件，離了台灣島，使起空行法，直向離塵島而來，這一日道經海門，忽見海灣中漁舟數百隻，一齊傍海岸停泊，岸上萬頭鑽動，喊聲震天，他忙落下來，走到前面一看，原來是兩個武士樣的人，正與十幾個和尚兩下裏撕打，只見那兩個武士，背靠着背，十幾個和尚圍在四周攻打，兩方面都是徒手，好像預先有了約會的情形，起初和尚們依着人多，一齊圍着那兩個武士攻擊，後來那兩個武士竟反守爲攻，將十幾個和尚統都打翻了，正要追趕前去，忽見遠遠的有一

個白髯和尚，忙搖手止住道：請二位壯士住手，貧僧遵命就是了。如是四圍觀看的，全都鼓着掌歡呼勝利，一齊湧到那兩個武士跟前，把他們兩人擁走了。鶴年看了這種情形，很是莫明其妙，忙抱拳向那些人問道：請問列位，貴處究竟所爲何事，這樣的小小比武，也值得驚天動地嗎？衆人見他是一個後生，忙表示一種莊重的態度，告訴他道：你這個後生，那裏知道這些事故呢？因爲這一帶海灣地，都是西鎮廣福寺的廟產，本地的漁戶，凡是在這個海灣裏取魚的，每季須繳租銀五兩，否則便不準在此地取魚，用武力干涉，因此各漁戶爲的租銀繳不出的時候，常常的遭這廟中的和尚們毒打，甚至於將漁船鋸斷了，各漁戶受着這樣的壓迫，有幾次也會聯合一氣，和他們反抗過，無奈這個廟裏的和尚們，一個個都是打手，不但漁戶們占不着勝利，反被他們打的頭破血流，甚或喪了性命的，大家因爲鬪他不過，所以只好屈服了，每年仍照例繳納租銀，在此處取魚，不料本城衙門裏的老爺，聽得

他們的廟產收入很有可觀，便要他們納稅，否則將這筆租銀入官，他們抵不過官府的勢力，便承認每季繳納稅銀三百兩，送入衙門，那知他一面將官府運動好了，一面便向我們這班漁戶加租，以補他們的損失，我們爲着這個問題，大家曾和他們交涉幾次，要求他們不要加租，他們只是不依，並說你們要想不加租，除非派幾個人同他決鬪，如果鬪贏了，便承認你們，否則決不減讓，於是我們大家漁戶又商議定了，預備再冒險和他們決鬪，以謀最後的勝利，豈知一連鬥了兩次，仍然被他們打傷了好幾十個人，大家正在沒法的當兒，忽然昨天遇着這兩個壯士，聲言他們兩人能代我們打敗他們，我們大家見他倆這樣的爽快，想必不是尋常之輩，於是便和寺裏的當家和尙約定，今天在此處，徒手決鬥，兩下裏全不用傢伙，要是我方再輸了，便依從他們加租，如果我們贏了，不但不肯加租，還須減租一半，否則我們情願將租銀繳納官府，決不受他們的挾制，他們的當家和尙，以爲我們裏面總沒

有什麼好角色，便一口答應，準於明日徒手決鬥，豈料今天竟被我們占了最後的勝利，這不是天從人願嗎？鶴年聽了，便點了點頭道：「照你們這樣說來，實在是一件樂意的事情，但不知這兩位壯士，大名叫什麼，何處人氏？」小子正欲拜識他們二位，可否相煩各位引我前去，忽然內中有一個年老的人道：「你這位小兄弟是那裏來的，如何要拜識他們二位呢？」鶴年道：「實不相瞞，小子在家鄉，也略習了幾年的武藝，因沒有遇見過好手，和他較量過，所以特意出外，要想訪求武藝出衆的英雄，和他結交，以便隨事領教。」說了，便將背上的鸚鵡寶劍拔出，執在手中，向左右略略的揮動幾下，頓覺虎虎風聲，寒光繚繞，即時收了寶劍說道：「我可不是說謊吧，那老者看見鶴年劍光和風聲，知道也是個有功夫的人，忙上前說道：『既然小兄弟要想結交，他們二位，你可隨我去拜會好了。』於是鶴年便跟着那位老者，來到一個小村落裏，一帶全是茅屋，足有數百戶人家，進了村口，來到一座小酒肆中，只見當中擺了四



個桌子，人都坐滿了，那老者便引鶴年走到上面的一個桌子跟前，向上座指道，就是這兩位，鶴年忙拱手向那兩個武士道，小子畢鶴年，特來拜會二位壯士，那座上的兩個武士聽了畢鶴年三字，不禁動了一動容，一齊的站了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毀家財設計運餉 派戰船約定出兵

卻說那座上的兩個武士，聽了畢鶴年三字，忙站起身來拱手答道，久聞大名，惜此處不是說話之所，且請坐下稍飲一杯，再進城談敘罷。鶴年聽了，知道話出有因，便不再問，於是便在酒肆中，和衆人大吃了一頓，然後才和那兩個武士，向衆人告別了，一同進城，來到一個深巷中的住宅裏面，進入房中坐下，忽然那個身長的武士對鶴年說道，方才人多，不便說話，所以特請弟台到此，以便將我們的秘密相告，我

名邵青亭，又指着身短的武士說道：他是鮑明，於是便將聽得朔兒等說在响水口，遇見他師徒二人的情形，以及離塵島派他二人到此處做工作的事情，向他說了，並問他因何到此，鶴年道：不料二位竟是離塵島的俠義，真是無意中相遇了，便將他到離塵島邀請白雲奇夫婦二人，同到台灣島，以及他此時須回離塵島，繼續辦理之事，前前後後，一齊向他說了，邵青亭道：此地漁戶，大半都已認識我們兩人，並且很有幾個同志，願爲我們効命，只可惜我倆不識水性，不能訓練他們，鶴年道：我在台灣帶來龍甲水衣十套，可送兩套與二位練習水性，先佔據幾處小島，作爲根據地，以爲台灣離塵二者之間的聯絡點，說了便取出水衣兩件，龍甲五百對，龍骨粉一大包，並對他說明了各物的用途，邵鮑二人接了各物，便道：我兩人預備習會了水性，先行佔據對岸的松島，作爲各漁戶的總機關，因爲該島四面俱是海水，風濤極大，平時很少有人到過，聽說裏面也有土人，並且土地肥沃，出產很富，我想既

有這樣又險而又富足的地方，作爲根據地，便是我們的離塵島，恐怕也不及牠呢。鶴年聽了，便點點頭道：「該島的形勢，大致我已看過，還不失雄峻二字，希望二位達到目的，再圖後會了。」說着，便向邵鮑二人分別了，使起空行法，不多日，便到了離塵島，會見了島中各俠義，便將台灣島郡王鄭經，如何信任白雲奇夫婦二人，以及在海門遇見邵鮑二人工作的成績，全都向大家報告了，並將帶來的龍皮水衣，龍甲，龍骨粉等取出來，交與秋帆，秋帆道：「自從畢賢弟去後，本島的戰船，已由彩雲小姐監督改造，現在已有裝甲大戰船三百餘隻，其餘的正預備改造，於今龍甲已到，即日便可興工了。」正說着，忽有囉兵上來報告道：「平江周老英雄率領家屬一齊到了，於是秋帆便同鶴年朔兒如淵培元四蠻霍兒等忙下山迎接，只見周飛，繆穆英，天虎，周斌，周材等，已經上山來了，兩下相遇，便一同來到聚將堂，各將過去的情形，互相報告，然後設宴於東西兩邊，席間周飛復將于雲仙近來在家中變賣產業籌集

現金，以作本島將來起事的餉糧，報告於大家，朔兒道：雲仙兄毀家助餉，義胆俠腸，實爲本島各同志所欽佩，但現賞集中鄉區，誠恐一旦起義，餉銀運解不靈，未免遠水近火，不能接濟，依老朽意見，不如請如淵兄賢夫婦，就近代爲轉運入城，俾將來本島兵衆佔領了各處城池，以資發放，較爲便利，周飛道：此言極是，就請如淵兄賢夫婦担任這份差使罷，如淵道：小弟對於這個任務，雖沒有什麼反對，不過還須向大家聲明一句，這種大批的銀兩，運到城中，難免不使人注意，最好須由本島先派那位同志，往敵縣虛設一個銀號，然後將銀兩運入城內，方可使人不疑，秋帆道：這也容易，我想就請培元兄賢夫婦担任這個職務，他倆不是很像一家富商的樣子麼，大家聽了，都說很好，方欲討論別事，忽見周飛的莊丁，周善回來了，周飛忙問他莊中如何情形，周善道：我自從跟着倪四爺郝霍爺二位，將傢具什物，運到了本島之後，第二天倪四爺便派我回莊去探聽情形，我到了那裏，不料我們的一座村莊，

竟變了一片焦土，我見了這種情形，忙到鄰近人家探問，方知自從我們搬走了不到半個月，便到了大隊的清兵，先將莊子四面圍住了，然後再打進去，見屋前屋後均搬空了，找不到一個人，他們便放起一把火來，將前後屋子燒得乾乾淨淨，我得了這個消息，所以趕快奔回本島報告，周飛聽了，便向鶴年道：果不出弟台所料於今我沒有了家，到成全了我的志願了，鶴年道：我輩舉大事，正應先將家的觀念拋棄，省去煩累，以免牽掛，方可一心一意的去做爲國犧牲的工作呢，大家聽了，莫不鼓掌稱善，於是談談講講，一直飲至月上欄杆，方才罷宴，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半年，此時島中的各英雄，除如淵月瑤培元星鳳四人同往武進，鶴年又往淮安探訪羅良驥和張家驊一次，回島後，將該方的成績報告了，大家方知羅良驥已在清江揚中三江口高郵寶應等沿淮河一帶，都設了鑣局，每處都有淮上健兒們的機關，互通聲氣，只待本島佔據江南各縣，兵力達到江陰時，便可聯成一條直線了，正在

說着，忽有囉兵上前報告道：現有台灣島派有頭目兩人乘快船前來本島，口稱奉了白爺之命，前來會見各位爺們。秋帆便命請他進來，囉兵答應去了，不一會引了兩個人進來，口稱承天府台灣水師吳斌都頭李耀奉了郡王及白總監之命，前來叩見各位爺們，並向各位爺們報告：敝邦已於兩月之前，派出大戰船五百隻，中戰船一千隻，小戰船一千五百隻，由大將軍劉國軒、總監白雲奇、孟飛鸞三位率領，出發台灣海，先佔了海鹽島，再取葫蘆島與東沙島，然後進攻福州，不日即有捷音到來，並請貴島準備秋帆等聽了，知道台灣島已經發動，忙備席款待來使吳斌、李耀二人，一面召集本島各英雄，同往聚將堂會議。此時島中共有男女英雄十六人，計男的尚秋帆、俞朔兒、周飛、畢鶴年、周天虎、周斌、周材、倪四蠻、郝霍兒、蘇豹、黃天德等，女的羅璇珠、俞彩雲、穆穆、英齊、執齊環等，首由秋帆將台灣來使吳斌、李耀二人的報告，說給大家聽了，並說道：現在該邦業已發動，淮上一帶，又已準備齊全，我島各

志士，對於舉義一事究竟謀取何種步驟進行呢，朔兒道，據老朽意見，本島此時只宜準備，尙未至發動時期，但各方工作人員，必須先行派定，以免臨時紛忙，鶴年道，據小子意見，不如先由本島先派戰船數十艘，分次駛往海門，協助邵鮑二同志，將該處佔領了，以謀與台灣的戰船會合，與東沙島取得聯絡後，再向浙省各地進攻，那時本島便可發動，由水路出太湖進攻嘉善，平湖，乍浦等處，東出於海再取海鹽，鎮海兩城，繞杭州灣羣島，以與海門邵鮑二同志水軍聯絡，然後再與台灣水師會合，奪取崇明島，沿吳淞達長江佔領寶山，江陰各要隘，此時本島的陸戰隊，可由太湖出發，首取無錫，以與李如淵保衛團會合，襲取武進，進攻江陰，渡口而達清江，以與羅良驥淮上健兒聯絡，取得淮河一帶各要地，以達淮安，再與張家驊合謀北伐，而同時的江陰戰船，便溯長江而上，進取皖贛鄂湘，再由武漢北上河南，東掠山東，以謀與淮上軍會師河北，直取燕京，驅逐滿奴，還我漢族，如此計劃，輕而易舉，不識

各位長者以爲何如，周飛道：「此計甚妙，該時老朽願與家屬等率領本島的兵衆，攻取無錫，再與如淵兄會合，佔領武進，然後再與江陰戰船聯合，渡取清江，彩雲忙說道：「我願與家父先率領戰船往海門，協助邵鮑二位同志，鶴年見各人都已贊成，便向衆人說道：「小子願擔任軍事傳達，將各方的軍情，傳達與本島各位英雄，秋帆道：「敝夫婦願擔任後方工作，以謀接濟各路的軍需，蘇豹道：「小弟願隨周老英雄前往淮安，然後北上山東，西取正定，北達大同，將滿奴趙超山殺了，方消心頭之恨，齊執道：「愚姊妹願隨着師父北伐，大家會議好了，便請出台灣來使吳斌、李耀二人，對他說道：「敝島已準由水道出兵，先派戰船六十隻前往海門，以備與貴邦戰船會合，與東沙島聯成陣線，然後再由本島的水軍出太湖，攻取嘉善、平湖、乍浦，出海道佔領海鹽、鎮海二城，繞杭州灣羣島，以與海門、邵鮑二同志聯絡，再與貴邦水師會合，奪取崇明島，沿吳淞達長江，佔領沿口各要隘，北上山東、河南，會師河北，直搗燕京，這



便是本島的計劃，相煩轉致貴郡王，及白孟二總監，說完，又將公文信函各一件，交與吳李二使，並對他說道，此處公文一件，相煩轉呈貴郡王，信函一件相煩轉交白孟二總監，吳李二使，接過公文信件，便辭別離塵島各俠義，仍乘原舟回到台灣去了，這裏離塵島衆俠義重復，會集聚將堂，首由俞彩雲召集水軍大小各頭目，挑選水陸兩用精兵一千二百名，大號戰船二十隻，中號戰船二十隻，小號戰船二十隻，扮作商船模樣，分三批出發，先一批由畢鶴年率領，第二批由俞朔兒率領，第三批彩雲自己率領，統在杭州灣會齊，前往海門，不題，且說邵青亭鮑明兩人自從畢鶴年去了之後，他兩人每日帶着水衣出城，來到海邊，和各漁戶練習泅泳，日不間斷，不到半年，居然能在狂風大浪中脫去水衣，作種種戰鬪姿勢，各漁戶見他倆水陸兩處的武功，都到奇絕，莫不視若神聖，於是他們兩個人，便居然做了他們的首領了，凡有使喚，莫不唯命是從，內中有錢豹，杜螯，潘蛟，孫熊四個人，最是他兩人的心

腹，無論命他們蹈湯赴火，他們總不辭的，這一日邵青亭忽對錢杜潘孫四個人說道，你們四位，既是我倆的同志，而且更是我倆最親信的，我現在有種工作，要請四位去努力一次，不知可能承認麼，他四人聽了，齊說道，只要二位爺們有命，不論何事總承認的，青亭道，我現在不是別的，只因我們各位同志，每天在水中求生活，利益很是微末，長此以往，衣食二字，尙恐不周，還有什麼種族革命思想，反抗滿清的力量麼，我想對岸的松島，土地肥美，出產豐富，聽說該島的酋長，是倭國人，對於土人，十分凶戾，橫征暴斂，鞭撻誅戮，恣意行爲，我們若派數百隻漁船，抵達該處，將他們的酋長殺了，佔領了該島，作爲我們的根據地，以便將來起事，豈不遠勝於此間麼，不過該島水程很遠，而且時有狂風巨浪，極其危險，故平常少有人前往，但我對於這一層，早已想出方法，特煩你們四位，依法試行一次，如果成功，再行大舉說了，便將龍甲和龍骨粉拿出來，交給他們，教他將每船裝甲兩對，再用龍骨粉和桐油

塗抹船身，先行造好四隻，駛往該島察看地勢，預備向何處進攻，速行回復。錢杜潘孫四人，接了龍骨龍甲，便依照青亭的吩咐，不到數日，已將漁船二十隻裝甲改造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佔松島建設堡壘 奪海門聯合陣容

卻說錢豹、杜鰲、潘蛟、孫熊四人，將漁船修好，各帶漁戶兩名，掛帆直開對岸，果然駛行迅速，巨浪不近船邊，不到兩個時辰，即抵松島。土人見他們乘船來到，很是詫異，齊來觀看。錢豹等四人早預備了果餅，帶在船中，見了土人，每人送給一個，以手示意，教他們噉啖。土人噉了果餅，覺得鮮美可口，表示非常快樂。忙來引導錢豹等往各處海邊遊玩一周。錢豹等見各處均無防守，暗自欣喜遊了半日，便和土人告別，回到原舟，仍掛帆駛回，見了邵鮑二人，便將該島的情形說了，從此便將各漁船都

已裝甲塗油，修理好了，即日召集各漁戶，帶領漁船八百隻，每船四人，各帶刀槍兵器，駛往松島而來。到了該島，便一齊捨舟登岸，錢豹等尋到前次相熟的土人，叫他們領路，來到酋長的住所，只見門前有幾個執着長槍的土兵，錢豹等大喝一聲，衝到前面，手起刀落，早殺了兩個，其餘的都丟了長槍，逃入裏面去了。邵青亭、鮑明二人，忙指揮各漁戶，一直殺到裏面，只見一個矮小粗壯的倭人，手提了一桿大器，帶着十幾個土兵，一齊奔出來抵抗。那個倭人正欲引火發射，早被邵青亭的雙鑷打斷了他的兩臂，火器落地，倭人方欲逃走，不料却被他背後的土兵執住，錢豹等見土兵已經投降，忙奔到前面，將那個倭人捉了過來，叫土兵引路向後面殺去。不一刻，已將各室中的男女倭人，全都捉了出來，一齊網縛了，於是復叫土兵引到各倉庫，點查錢帛米穀，都是充滿的。邵青亭、鮑明二人，忙寫了倭人的罪狀，將俘虜的男女倭人，一齊梟首示衆，又出布告安民，減輕苛稅，改善待遇，並教土人識字讀書，各

安耕種，一面又發出庫帑，徵工建造房屋，使各漁戶携家來島居住，並每日親自教他們操練，月給餉糈，編成四個大隊，由錢杜潘孫四人任頭目，每派船在海面巡邏，又造了營寨，堡壘駐兵防守，一連經營了兩個多月，直把個不到百里的松島布置的像一個小小的都城一般，這一日邵鮑二人正與錢豹等議事，忽有守兵上來報告道：距島數十里，發現戰船數十隻，直向本島前進，特來報告。邵青亭揮下守兵，忙對鮑明道：我兩人下去看看，如果形跡可疑，我們可派巡邏船前往攻打，萬一接近了本島，便用磊石打下，使不得靠岸，好在本島居高臨下，防務甚嚴，用心防守，決不至被敵人攻破的，說了，便同鮑明來到堡上察看，果見有數十大戰船，在海面的西北角上發見，約離本島不過十餘里，各船桅都扯了旗幟的，遠遠望去，却是離塵島三字，邵青亭道：原來是島中的戰船來了，但他們如何得知我等在此處呢？鮑明道：想必是小劍俠回去說的了，青亭點頭稱是，他兩人方在談論的時候，猛然空中落

下一人，青亭鮑明等忙定睛一看，齊叫道：「畢賢弟，我道是你呀！」船上同來的是那些人呢？鶴年道：「我昨日就到貴處察看一遍了，因為急欲回船告訴俞老英雄和彩雲姑姑的信息，所以未和二位見面，不想我等離別尚未一年，居然達到目的，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了，而且這一座小島，竟布置的這樣雄偉嚴密，可見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古人之言真不我欺了。」青亭道：「俞老英雄和彩雲小姐是揣到這裏來的，還是往台灣去的呢？」鶴年道：「此時可不必問，他們來時，你便知道了。」正說時，各戰船已經來到島岸，邵青亭鮑明鶴年等，忙下堡到岸傍迎接，只見俞朔兒和彩雲各由船中走出來，一見了青亭等，忙拱手道：「邵鮑二兄久違了，你這個地方真好呀！」青亭鮑明忙上前拱手道：「此島新得不久，布置未週，老英雄來此，正好指教呢。」說了，便一同走上山來，朔兒一路看見堡壘營寨，都是新建的，便問青亭道：「難道此島從前竟無防守麼？」青亭道：「此島從前的首領，本是一班倭商，飄海貿易來此，遂被他們佔據，只

知橫征暴斂，虐待土民，對於政治軍備，絲毫沒有施設，我和鮑明兄來到此處，把他們全都殺了，不料點查倉庫，竟是充滿了錢糧，你想這個守財奴，還配做羣衆的首領嗎？鶴年道：照這樣看來，你們二位，便是此地的財主了，說得大家都笑了，不一會已到起義堂，鶴年便問青亭道：這一座廳屋，也是新造不久的，難道你就有先見之明嗎？青亭聽了鶴年這一句說，竟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兩隻眼珠便向鶴年出神，朔兒道：你們兩人不懂他的意思麼？讓我說與你們聽，於是他便將台灣發動之事，以及離塵島派他們帶領戰船來此的目的，齊向邵鮑二人說了，邵鮑二人聽了，忙說道：攻取海門之事，到不爲難，所難的便是佔領了該處之後，無險可守，而且台灣水師，此時是否到了東沙島，尙不得而知，若一時不卽與台灣水師聯絡，豈非太躁急麼？何不待台灣水師佔領了東沙島，我們再取海門，然後與他聯成陣線，再向浙省各地進攻呢？朔兒道：你老弟的意見，雖然較爲穩健，但島中各俠義，已經議決，

承認出兵並有公文函件回復彼邦，豈可失信麼？鶴年道：待佔領了海門，與此島聯成犄角，兩相呼應，小子便先往台灣水師前線去探望一趟。如果得了東沙島，我便即刻回來，請老英雄和彩雲姑姑率領水軍，前往聯合，否則我必須盡力協助台灣水師，攻克該島，然後再來相約。彩雲道：此計甚好，我們準於明日前往對岸攻打好了。於是大家便在一起義堂歡宴起來。錢豹、杜螫、潘蛟、孫熊四人，也和朔兒、彩雲、鶴年等見過了禮，一同宴飲。次日，彼將戰船分爲三隊，由朔兒、彩雲、鶴年分領，邵青亭也派出裝甲漁船四百隻，水兵四百名，由錢杜、潘孫四頭目率領，爲先鋒隊，攻打海門。青亭、鮑明二人各領裝甲漁船二百隻，水兵二百名，爲後援隊，協助前方。一聲炮響，各隊先後出發，直往對岸飛駛而來，暫且不表。卻說海門縣知縣史探山，把總吳用，本是台州總兵郝良行俠袋裏的人物，他兩人仗着郝良行的力量，謀得了這兩個缺分，便在海門地方狼狽爲奸，貪贓枉法。到任尙未半年，便是怨聲載道，地方的紳



士，雖也聯名控告上憲，上憲扎令台州府馬瑚查覆，無奈郝總兵在馬瑚面前極力庇護，馬瑚賴不住情面，只得覆了一個查無實據的呈文詳憲，上憲便照台州府的查覆呈文，將各紳所控告的各節，一總批駁了，從此史探山吳用兩人，簡直不把這班紳士們看在眼下，竟明目張膽的受賄埋冤，也沒一個人敢去干涉他們了，因此直把個海門縣六十里的周圍，弄得民怨沸騰，恨不得將他兩人殺死，分食其肉，而寢其皮，方才甘心，所以錢豹等先鋒隊抵了岸，竟沒有一個人去送信給他們兩人，於是錢豹等便領了兵衆殺入城中，一直殺到縣衙裏面，將知縣史探山全家捉拿了，一齊網縛起來，待到吳用得着消息，方欲率兵出營抵抗，這裏朔兒彩雲鶴年已領着各隊殺到營前了，吳用措手不及，只得束手就縛，朔兒等忙迫令營中的兵丁繳了槍械，驅散了他們，一面佈告安民，並宣布史探山吳用二人的罪狀，將他兩人的全家斬首示衆，一面點查倉庫，接收各機關要隘，並釋放受冤的囚人，勸民各安

生業，秋毫無犯，於是百姓們莫不歡悅，布置方才完畢，邵青亭和鮑明也領着兵衆到了，大家會見，便一齊來到縣衙的廳上，會議善後，青亭道：本縣出西門三十里的固山鎮，乃直上台州府的大道，台州總兵，聞耗必由此路進兵前來，我等必須速派重兵前往該鎮駐紮，並須派兵分駐各水旱要隘，朔兒道：老朽就率領陸戰隊百名，前往該鎮防守，至水路各要隘，可由小女負責好了，鮑明道：我率領兵丁二百名，前往固山協助老英雄防務，鶴年道：固山鎮只要有鮑老叔多帶兵丁前往駐防，便行了，至於俞老英雄，還是坐鎮本城，主持調度，較爲妥善，邵老叔還是回松島主持調度，水上的防務，每日由錢頭目等，率領裝甲漁船巡邏，彩雲姑姑，乃率領各戰船，分駐沿岸各要隘，與松島互相呼應，以固吾圉，小子須即時動身，飛往台灣水師前線，探問消息，不識各位長者以爲如何，大家聽了齊說道：還是這個辦法，比較各負責任，而且首尾相顧，呼應靈敏，就是照這樣辦罷，鶴年見大家說完了辦法，便即時告

辭了，使起空行法，直向東海方面飛去不題。卻說離塵島衆俠義自從派朔兒彩雲鶴年等率領水軍戰船出發之後，轉瞬已經兩月，尙無回音前來，正在盼望，忽有囉兵上來報道，寨下有台灣前頭目吳李二使，又有海門邵鮑二爺派來的頭目錢豹求見，秋帆聽了，便叫請上來，囉兵答應去了，不一會，便將吳斌李耀錢豹等引上廳來。吳李錢三人，叩見了衆俠義，便向大家報告道：在下三人是奉了台灣郡王及海門俞邵鮑三爺的使命，特來告捷。秋帆等聽了告捷二字，忙問他三人前方軍事勝利情形。吳斌道：劉將軍和白孟二總督自從率領水師戰船出發之後，一路勝利，連攻克海鹽、葫蘆二島，正欲進發東沙，忽然畢鶴爺到了，說是貴島的水軍已經佔領了海門，特來協助進取東沙島，以便與海門水軍聯成陣線。劉將軍和白孟二總督聽了，便即時進發。該島雖有福建水師防守，但總敵不過我們的水師，不到一日夜，便將該島完全佔領。該島防守的水師，也已投降，因此劉將軍和白孟二總監特令

在下前來告捷，並令順灣海門一輪說完了，便侍立一傍，錢豹便接着報告道：邵鮑二爺自從佔了松島，便利俞爺、俞小姐、畢雲爺繼續攻克了海門，於是畢雲爺便飛往台灣水師前線，會着劉將軍和白孟二總監，攻克了東沙島，復又飛回海門，和邵鮑二爺各率水軍戰船會合了，台灣水師聯成陣線，現在由海門起一路到台灣，均有聯合水師戰船來往巡邏，海防極爲鞏固。雖陸路的台州清兵前來攻打二次，均被我軍擊敗，郝總兵已受傷殞命，台州府雖曾飛稟大憲，尙未有清兵派來，刻下畢雲爺已和白孟二總監各率領台灣水師戰船，往攻崇明島去了，俞小姐不日即要回來，特命在下先來報告說完了，齊站在一傍，秋帆聽了，忙命倪霍二人陪同他們三人到後寨飲酒，便同周飛、黃天德、蘇豹、周天虎、周斌、周材、繆穆、英、齊、紈、羅、璇、珠等，一齊來到聚將堂會議，首由秋帆將軍事勝利情形報告，並謂現在已至發動適當時期，請各位英雄先期預備要緊，大家聽了，一齊說道：我等尊照前次所議定

策略久已預備好了，正說着，猛見彩雲小姐由空中落下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插血誓師羣英起義 攻城克地各路進兵

卻說秋帆等正在聚將堂議事，忽見俞彩雲回來，忙一齊擁到她面前拱手道：「俞小姐久違了，不想你竟回來的這樣快，我等敬賀你的勝利。」彩雲忙向大家回禮道：「此番佔領海門，全屬邵鮑二同志與畢兄弟等的計策，我和家父不過稍爲協助而已。一則因滿清官府貪贓枉法，致失民心；二則該處全無防守兵備，所以垂手而得，不過固山鎮兩次擊敗清兵，稍有戰鬪，但也很平常。現因水軍已與台灣水師聯成陣線，自海門以至台灣，每日均有戰船巡邏，海防極爲鞏固。而且有邵同志督率調度，家父及鮑同志担任陸防，該處可謂告一段落，所以我便抽空回來，和大家會晤商

議出兵之計，周飛道：「你來得正好，我們方才在這裏討論這個問題，預備不日就要舉義了。」齊執道：「既是俞小姐回來了，我們就趁着今天，把各人的工作分配一下，揀一個誓師的日子罷。」天德蘇豹二人齊聲贊成道：「好好好，我們就在今天推舉一位同志，做我們的臨時首領罷。」周飛道：「本島的建設，一向都由尙白二位兄弟努力經營的，於今白雲兄方在前線工作，一時不能即回，首領的一席，只有暫屈秋帆兄擔任了。」大家聽了，齊鼓掌贊成道：「我等一致擁戴。」秋帆見大家都要推他做臨時首領，料想也推辭不了，便向大家說道：「承大家不棄，駑駘，要兄弟擔任臨時首領，兄弟雖不才，難以勝任，但重以諸君厚意，與種族大義，不得不遵命勉力承認，不過須聲明在先，祇能擔任臨時舉義的責任，還須要諸君極力指示，以匡不逮。」這便兄弟所盼望的，周飛道：「當然是大家的事情，不過發號司命，總要有一個人領頭呢。」秋帆道：「既然如此，我便行使職權了。」說了，便在衣袋內探出一本通書來，略翻看了一遍，便向

大家說道，後天乃是天德日，正好誓師，各位可於該日齊集西教場檢點兵衆，率隊出發便了。至於各位所担任的工作，兄弟也須分配一下說了。又在袋中探出一張手卷出來，攤開來放在桌上，對大家說道，那是兄弟最近幾日所擬定的，不識可邀各位同意否？如有未妥之處，便請更改好了。周飛接過來一看，原來上面寫着，草擬舉義計劃書，五字，有下列各條：（一）本島義軍名爲光復大漢軍。（二）擇日誓師，義軍卽由水陸兩路同時出發。（三）水軍分爲三軍，由白雲奇、孟飛鸞、俞彩雲、三同志各率一軍，在白孟二同志未回以前，統由俞彩雲率領出發。（四）陸軍分爲四軍，由俞朔兒、周飛、李如淵、尙秋帆四同志各率一軍，出發在俞李二同志未回以前，統由周飛、尙秋帆二同志率領出發。（五）水軍出太湖進攻嘉善、平湖、乍浦等處，再出海道東攻海鹽、鎮海、穿山、錢倉、石浦等處，以達海門，謀與台灣水師會合，聯軍北攻崇明島，再溯長江取寶山、江陰，以達北岸清江，再由江陰溯江而上，取鎮

江，金陵，安慶，九江以達武漢，湘江（六）陸軍由太湖登岸取武進會合保衛團進攻江陰，以謀與水師聯合，北渡清江，與淮上各鑰局聯合，取揚中三江營，高郵寶應，以達淮安，與張家驊之淮軍會合，北攻山東，再由漢口，北上河南，取開封柳河以達山東會師濟寧，北渡黃河直搗燕京，另一面由開封西取鄭州孟津北渡黃河取清化鎮以達山西晉城，以取大同宣化會師燕京（七）水陸兩軍由湘江南進，取探州，石灣，泉溪，新城，永興，坪石，以達廣東，再東攻福建，與台灣水師會合，另一方面由漢口溯江而上取宜昌重慶，以達成都，再南取雲貴，會師廣東（八）派倪培元徐星鳳，于雲仙周鳳仙等爲本軍軍需，管理水陸兩路餉稽（九）派畢鶴年爲本軍各路巡閱，捷遞軍情，並協助軍機（十）派周天虎，郝小八，倪四蠻，郝霍兒等爲後方輸送（十一）派黃天德坐鎮離塵島，在本軍起義尙未發展以前，由尙秋帆，羅璇珠二人協助管理，暫爲本軍之大本營，待各路義軍發展以後，再擇適當之地遷



移（十二）派邵青亭鮑明由海門出水戰船聯合台灣水師進攻福州以與廣東之本軍會合，周飛看完，便將各條宣讀給大家聽了，天德蘇豹天虎周斌周材穆英齊執齊環等，均一致稱贊道，好計劃，真不愧爲本軍的首領，我等一致贊成，聽候命令就是了，周飛道，不過第四條，稍要修改，因爲俞老英雄現正擔任海門的防務，李如淵同志現正擔任武進的工作，而秋帆兄現又被推爲本軍臨時首領，陸路軍應由老朽先領一批出發，一俟軍事展開，再由各位分擔責任，向各方進展好了，秋帆道，這樣以來，竟是多勞老英雄了，大家齊說道，事實如此，請不必客氣，於是一場重要的會議，宣告終結，至三日，正是大明亡國四十年週紀念日，就是清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九的那一天，離塵島的各男女英雄，以及水陸兩軍的大小頭目，一齊集合西教場，首由尙秋帆將中指割破，插血宣誓，以次遞及周飛天德蘇豹天虎周斌周材，四蠻，霍兒，繆穆英，俞彩雲，羅璇珠齊執，齊環，以及水陸兩軍的大小各頭目，統

通跟着插過了血，忽聽得三聲炮響，教場之上，便豎起一面光復大漢軍的大纛來，霎時刀劍明亮，旗幟鮮明，一隊隊的兵衆齊向山下而來，俞彩雲帶了錢豹、吳斌、李耀三頭目來到水軍將台，點齊了水軍陸戰隊五千名，大小戰船五百隻，一聲號令，各頭目及兵衆等一齊上了船，俞彩雲此時全身穿了水靠，外套着龍皮水衣，右手按劍，左手執着鼓槌，寶劍一舉，與各位英雄告別，鼓槌三下，與大小戰船齊開，舳艫銜接，帆檣蔽空，由太湖繞洞庭、東山，直往嘉善進發，暫且不表，且說周飛和老妻繆穆英帶了周斌、周材、齊紈、齊環等，率領陸路軍二千名，分乘本島的戰船，登了岸，將各兵衆分爲四大隊，由齊紈、齊環二人領兵五百名爲第一隊，周斌、周材二人領兵五百名爲第二隊，老妻繆穆英領兵五百名爲第三隊，自己領兵百名押後，先後前進，每隊相距，不過五里之遙，先一日便叫莊丁周善送信與如淵、月蓉、培元、星鳳等，不一日頭隊已到武進縣的南關，齊紈、齊環忙將兵衆分作五路進攻，她倆自己便

一縱身跳上城頭，將守城兵衆和小頭目先砍了幾個，大喝道：「大漢軍到了，你等還不趕快開城投降，還代滿奴效死嗎？」衆守兵見她兩人跳上城頭，殺了幾個頭目，城外又喊殺震天，知道抗拒不過，便一齊紛紛向城下逃跑了。齊紈齊環也不去追趕，便跳下城樓，將城門開了，於是五百兵衆便蜂湧而進，齊紈齊環正領着兵衆由南關進城，往前殺去，忽見西北角火光一片，暈紅了半邊天空，喊殺之聲，自遠而近，於是她兩便帶領了兵衆復向火光那邊殺去，愈走愈近，聲音便愈聽得親切，祇聽得有人大喊：「道，祇準將狗官的衙門燒了，不準延燒民房。」又有人大喊：「道，狗官湯斌已由西門逃走了，趕快追去呀！」她兩人聽了，料知是本城的保衛團響應了，便帶緊脚步趕到前面，只見培元星鳳夫婦二人各執着雙刀雙劍，引着兵衆殺向西面去了。齊紈忙在後面喊道：「星鳳妹妹，不要追趕了，我們的第二隊即刻要由那條路來了。」星鳳培元聽得後面叫他們忙回頭一看，即返身轉回來詢問齊紈齊環道：「你兩位

姊姊是由那一門進城的呢，齊執道，我是由南關進城的，剛才西北角的火光，是你兩人幹的事情嗎？培元道，那是保安團第一隊放火燒狗官的衙門呢，我兩人是領的第三隊駐防北關的，剛才由北方殺進城來，不料狗官吳斌已由西門逃走，所以要追趕前去，正說時，忽有一大隊兵衆，由兩角四湧前來，他們定睛一看，原來周斌周材，已由西關殺進城來，培元是鳳齊執齊環忙迎上前去，問他兩人可曾遇到狗官湯知縣，周斌道，他和他的兩個女人，已被我兄弟兩人殺死於十里亭中了，於是他們六個人，復將兵衆合在一處，來到西北角縣衙這邊來觀看，正遇着如淵夫婦，各執着寶劍，指揮衆兵，將火救息，不一會，周飛繆穆英，也領着衆兵到了，大家相見，自有一番喜悅，如淵向周飛道，小姪前天得到貴莊，丁周善的信，立即派人告知駐守本城的保衛團第一隊頭目張量才，教他相機內應，所以愚夫婦今天趕快進城，不料他們竟將衙門燒掉了，我們只好暫到岳王廟做臨時機關罷，於是便叫兵衆

們將岳王廟打掃布置好了，他們八個人方才來至廳上，會商善後，出示安民，又將保衛團改爲光復大漢軍，編成兩大隊，共計兵丁一千名，大小頭目亦有一百餘名，都是如淵夫婦平日訓練的，現在仍由如淵夫婦二人率領，如淵便請周飛担任本城防務，自己和他夫人月蓉担任攻打江陰，請齊紈齊環二人担任後援隊，周飛一面派莊丁周善往離塵島告捷，一面將兵衆一千名分爲五隊分駐東南西北四門及城中，每日巡邏戒備，以防金陵蘇州兩處的清兵前來攻城，如淵夫婦兩人領着隊伍距江陰五里和齊紈齊環二人的隊伍先後出發，一路浩浩蕩蕩，紀律整齊，不日便來到橋頭鎮的地界，距江陰五里，便紮住了營盤，命祁小八張量才二人率領兵衆五百名，先去攻城，到了夜裏，自己却和月蓉齊紈齊環等，躡身入城，來到知縣的衙署，一齊拔出傢伙殺入裏面，霎時間便將合衙的官吏皂卒殺得一乾二淨，復又退身出來，尋着了守備的衙門殺了進去，那知守備已經領着兵丁巡城去了。

只有數十名兵士守衛衙門，見如淵等殺了進來，猶如從天而降，竟措手不及，早被砍了十餘人，其餘的均四散逃避了。如淵等追到後堂裏面，盡將守備的家眷殺了，正欲退出來，忽聞前面有兵衆喧嘩的聲音，一直沖將進來。如淵等向前一看，原來是一個四、餘歲身軀魁梧的武官，領着一二百兵衆，殺到跟前來了。只見那個武官指揮着兵衆大叫道：「不要放走了這班賊人，拿到了重重有賞！」一聲未了，兵衆等一湧而前，便將他們四個人包圍起來，搶刀亂舉。於是如淵、月瑤各將手中的芙蓉寶劍緊了一緊，齊執齊環，也將手中的長劍擺了一擺。只見四道白光，周圍瞭繞，白光所到處，莫不人頭滾滾，鮮血噴噴，霎時間，尸橫遍地，血水成河。守備的性命也挾在兵衆裏面送掉了。如淵等見他們都被殺完了，便一齊退出守備的衙門，正往前走，忽聽一陣擾攘之聲，喊道：「大漢軍進城了，你們趕快投降呀！」大家聽了不禁疑惑道：「我等並未開城，却如何他們會打進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克清江聯軍北伐 取福建台將回師

卻說如淵等正欲前去開城，忽聞有大漢軍進城的喊聲，大家便趕緊奔到前面，只見祁小八張量才二人領了一大隊兵衆迎面而來，如淵忙問道：你們已經攻進來了嗎？小八見是如淵等，忙停住了，答道：白雲爺也進城了，是他打開來的，我們跟了進來，他們是在前面呢。如淵月塔齊紈齊環四人聽了，忙一齊奔往前面，約走了兩三條大街，便看見前面有一大隊兵衆，擎着台海聯軍的旗幟，一路的喊着，快殺滿奴，快快投降等口號。如淵等知道是白雲奇所領的台灣水師了，便趕緊一步向前，大喊道：白雲兄請慢着前進，我等已將狗官吏役等俱殺盡了，前面聽到後方有人喊叫，忙一齊停住了，果見白雲奇和他的夫人孟飛鸞兩人，各執着刀劍，住在兵衆裏面，見了如淵等，忙拱手道：久違衆位了，不想竟在此處會師呢。如淵道：賢夫婦幾

時到此，畢雲弟何以不見來呢？雲奇道：「愚夫婦自和他一同攻下崇明島，奪了寶山之後，他便探得俞彩雲小姐已經攻克石浦的消息，他前往海門迎她去了，並約他會同海門水軍回師長江，溯江而上，攻取武漢三湘，至於我這裏的一方面，祇須將此間佔領後，俟本黨義軍北渡清江，與淮上羅良驥聯合了，愚夫婦便要回師台灣，增派水師戰船，與劉將軍合攻閩粵二省，長江和中原各地，均由本黨義軍負責進攻，如淵等聽了，方知俞彩雲的軍事勝利的迅速，於是大家一齊來到縣衙裏，會商進展計劃，一面布告安民，一面使人前往武進與離塵島兩處告捷，白雲奇道：「我黨義軍迭克名城，聲威爲之一壯，正宜將地方布置完備，向前方進展，不過現在俞小姐和畢雲弟未來此間之前，愚夫婦時刻不能離開長江防務，最好趁這幾天將江陰到武進一帶的民團收編，加以訓練，既可以擔任防務，又可以調往前敵作戰，這是最要緊的事情，如淵道：「兄言極是，不過我軍初克城池，民心尙未誠服，卒然派兵



至鄉，收編民團，未免使民心驚恐，不如佈告四鄉，勸他們來城投効，我想凡是自願投効的，定是忠實的順民，將來編成隊伍，一定能爲我黨効命，若是強制收編，其中難免不稍帶有幾分勉強，將來是否可靠，很難斷定，未識各位以爲如何，齊執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古話說，強捉烏雀難做窩，不就是這個意思麼，飛鸞道，我黨舉義首在收服民心，若民心歸順，實強於百萬雄師，大漢山河，不難傳檄而定，還是如淵兄這個辦法較好，就請即時出示，派人張貼各處好了，雲奇聽了，也深佩如淵的體貼民情，贊成他的辦法，於是如淵便寫了十幾張激勸民團投効的布告，即日派送往各處張貼，又派了張量才爲接待員，果然不到兩天，各處民團，多來投効，張量才便將投効的民團，一齊送往東教場點驗，計有武裝齊全的，共有二千餘人，於是便將他們暫編爲四大隊，每隊設正隊目一人，中頭目五人，小頭目五十名，每日在東教場訓練，不提，且說俞彩雲自從率領水軍，由太湖出發，一路戰無不利，攻無不克，不

上半月的工夫，已將嘉善、平湖、乍浦、海鹽、龍山、鎮海、穿山、錢倉、石浦、南田等處，完全佔領，每處派有大頭目一人，率領戰船數十隻，封鎖海口，又將投降的兵衆，重行改編，分駐各該要隘防守，正要率領戰船前來海門，忽見畢鶴年由空際落下，彩雲忙問台灣水師軍情，鶴年便將佔領崇明和寶山兩處，與白雲奇夫婦正帶領水軍攻打江陰等情，均告訴了她，彩雲也將所佔領的各處地方，並布置的情形，向鶴年說了，鶴年道：我探聽得姑姑攻克了石浦的消息，即由寶山起程，特來與你接洽軍事，因爲白雲爺夫婦決定攻克江陰後，俟與本黨陸路軍在該處會合，北渡清江，與羅良驥的淮上各同志聯合了，彼等便要回師台灣，再增添水師戰船出發，以便與大將軍劉國軒合攻閩粵二省，因此特着我前來，相約姑姑會合海門水軍後，即行回師長江，担任攻打上游各口岸，以取武漢三湘的工作，一俟姑姑回師江陰，彼等便將台海聯合水師戰船統交與姑姑率領，以便調度，彩雲道：白雲爺夫婦何不率領

水師乘勝溯江而上，却要交與我管領，自己又要回師台灣呢。鶴年道：一則他夫婦二人與郡王鄭經有約，允於會合了我們的水軍聯成陣線之後，即行回師，攻取閩粵。一則因爲他夫婦兩人，俱是水上的俊傑，閩廣二省全屬海道，非親自督率水師，難著勝算。又因爲長江的一面，形勢不甚險要，只須姑姑一人，担任工作，便游刃有餘，所以彼等就是這樣的計劃的。彩雲聽了，方知雲奇夫婦二人的策略奇特，於是便將各戰船暫行停泊在南田海港，只帶領數十隻戰船，和鶴年同到了海門。會見了朔兒、青亭、魏明、杜鰲、潘蛟、孫熊等，此次會晤，自有一番宴樂。席間彩雲便向大家道：我想海門、松島的防務，自有台海聯軍戰船駐泊東海一帶，已是十分鞏固。只要有魏明兄一人調度，已是有餘。惟有自海鹽以至石浦一帶，海線遼遠，雖有水陸兩軍和戰船駐扎防務，不生問題，但海鹽、鎮海、石浦三處，均屬重要口岸，須得有人坐鎮，方可以資調度。最好請青亭兄坐鎮鎮海，錢豹、杜鰲二都頭坐鎮石浦，潘蛟、孫熊

二都頭坐鎮海鹽，至嘉善平湖兩處，可由離塵島派人坐鎮，家父可同我一道往長江方面工作，不知各位意下如何？青亭道：鎮海石三處口岸，地富東海，乃浙省重要門戶，自應派人坐鎮，以便溝通平湖，嘉善的水道，爲離塵島出海的津梁，俞小姐的計劃，極爲周到之至。魏明道：我等準照這樣辦去就是了，請俞小姐放心。決不致有負厚望。錢豹等也無不遵命。到了次日，青亭、錢豹、杜鰲、潘蛟、孫熊等，各乘戰船，前往各該處坐鎮。朔兒、鶴年、吳斌、李耀等，也隨着彩雲北航，向長江方面進發。不數日便到了江陰縣。雲奇、飛鸞、如淵、齊紈、齊環、月瑤、小八、量才等，齊來到江口迎接。各敘寒暄，一全來到江陰縣的衙門。彩雲便向雲奇道：聽說賢夫婦一定要小妹回師長江，代理職務，預備南攻閩粵，所以將海門的防務，交與邵魏二兄，特來應召。白雲奇道：愚夫婦因與台灣郡王有約在先，所以必須親往攻打閩粵二省。至於長江方面，須得兼有水陸二軍調度的人材，方能濟用。所以愚夫婦特請賢妹來此担任，並非虛

謙，如淵道，俞小姐到來，我等正好商議渡江，攻打清江之策，究竟如何着手，必須先行計劃好了，雲奇道，清江乃入淮的門戶，地較江陰險要，必須水陸兩路夾攻，方可得手，最好請俞小姐先將台海聯軍水師戰船接收了，方可着手攻取，現在所有的台灣水師大小戰船三千隻，除停泊海鹽，葫蘆，東沙三島外，在長江的，共有一千五百隻，水兵二萬五千人，海門的戰船五百隻，裝甲漁船一千隻，水兵一萬五千人，愚夫婦祇帶大戰船二百隻，中小戰船三百隻，水軍一萬名，回轉台灣外，餘均交由賢妹率領，說了，便將水師名冊兩本，交與彩雲收了，次白雲奇孟飛鸞便將所應帶回的戰船水兵等，分別交代了，帶了吳斌李耀二人，卽時起程，駛回台灣不提，且說俞彩雲接收了台海聯軍水師戰船，便和如淵，月瑤，齊紈，齊環商議道，我想明日先將陸路軍渡到對岸，由祁小八，張量才二位率領，由陸路攻打，再將水師開到清江攻打，使清江守兵水陸兩處受敵，然後我等再領陸戰隊登岸，一鼓而下江陰，不知各

位以爲如何，如淵等聽了，都道：「此計甚妙。」次日便命小八、量才各率陸路一千名，由水師戰船渡到對岸，彩雲又派了大小戰船三百隻，命大頭目汪奇率領，駛往江陰攻打。自己便和如淵、月瑤、齊紈、齊環等，率領水陸兩軍襲渡登岸。江陰的防務暫由老英雄朔兒擔任。在未出發的先一日，已由畢鶴年飛往青江城內，與淮上鑣局接洽好了。只待水陸兩軍登了岸，攻打城池時，彼等即放火開城內應。所以光復軍登了岸，攻打尙未有兩個時候，便將南門攻開了。清江守備張榮和知縣龍保見城內火起，寇軍已攻進南門，便由北門棄城逃走。這裏彩雲、如淵、月瑤、齊紈、齊環等，率領陸戰隊進城，救滅了火，與小八、量才、汪奇等會合了。一齊來到知縣衙門，接收公文。倉庫不一會，鶴年也領着淮上鑣局的施全、趙旺、胡海、計興等一班人前來會見。即時佈告安民，恢復秩序。一面派人到江陰、武進、離塵島三處告捷。一面犒賞水陸二軍，並設宴慶賀。酒過三巡，鶴年發言道：「本黨自起義以來，節節勝利，迭克沿海與長

江各要地，今又克復清江，從此兵力便可伸至淮上，佔領沿河各地，以與淮安軍聯合北伐，只在指顧之間，不過清江以上，沿江各要地，既有彩雲姑姑率領水師戰船，與陸戰隊攻打，究竟應由何人協助，這是最要緊的問題，月瑤道：長江上游一帶，當然由愚夫婦率領陸路協助，待達到武漢時，再請秋帆賢夫婦一同北上河南，與淮軍會師山東，聯軍北伐，鶴年聽了，忙點頭道：如此甚好，正談論間，忽有守兵上來報道：現有淮南羅爺來見，鶴年忙道：我昨天才和他在三江營會面的，約他前來，不料他竟這樣快的到了麼？說了，便同大家一齊出衙迎接，一同來到廳上，良驥向大家拱手道：恕小弟遲慢，未曾與諸兄効勞，昨在三江營會晤畢，賢弟聞得諸兄迭克要地，曷勝欣喜，是以特來道賀，並會商北攻之策，齊執道：長江上游已議定，由彩雲小姐和如淵兄夫婦等担任工作，惟有北攻的一層，尙未議定，本來在誓師以前是議定由敝師父率領家屬，和愚姊妹等担任的，不過他現在，既担任了武進的防務，以

防金陵與蘇州兩處的清兵來攻，是不能即時離開的，須得要長江一方面的金陵克復了，而同時本島另出兵佔領了蘇州，方可率師北上，我想這不是延誤軍機嗎，良驥道，暫時淮河一帶，可毋須周老英雄親往攻取的，我想只要有兩位同志，率領陸路軍三千人，小戰船三百隻，再由小弟與鑣局同志協助，便可佔領各處了，齊執道，既如此便請彩雲妹妹撥給我小戰船數百隻，水師大頭目一人，愚姊妹二人，率同陸路軍前往攻取好了，彩雲道，既是兩位姐姐自告奮勇，我將選精銳水兵和小戰船三百隻，令大頭目汪奇統帶，交與兩位姐姐調度便是了，於是一場重要會議，宣告終決，衆俠義等，一面準備前進，一面派人前往武進，告知周飛，及離塵島，尙秋帆夫婦與黃天德等，此時于雲仙夫婦已將牛塘橋的家財，盡數運到武進縣城，和倪培元夫婦，共擔任後方的餉糈，尙秋帆便請黃天德率領水陸兩軍由吳江登岸，取了蘇州，又派周天虎倪四蠻郝霍兒等往武進，擔任後方輸運，他自己和羅璇珠



二人率領水陸二軍由太湖北岸登岸取無錫，以達常州，武進，與周飛聯合，再由陸路進展，攻取金陵，黃天德自佔領了蘇州之後，便將吳江的水路打通，水軍戰船可以直達離塵島，所以離塵島不必要有人坐鎮，只須留少數兵力駐扎便行了，從此光復大漢軍的大本營，便移到武進，江陰地方，便成了水陸兩軍的中心點，後來，齊紈、齊環、羅良驥等連克復了揚中、三江營、邵伯、高郵、寶應等處，周飛便同繆穆、英天、虎、周斌、周材等，一齊來到前線，與張家驊的淮軍會合了，聯軍攻取山東，齊氏姊妹因與羅良驥同在軍事前線工作，共處患難，彼此情性相投，又因救過良驥妹妹羅秋屏的性命，不免由感激而生愛情，便由周飛老夫婦作伐，同嫁與良驥，羅彩屏亦由周飛作伐，許配與畢鶴年爲妻，他們五個人，因後來義軍失敗，便由福建入桂，改換姓名，隱居於金田村，宣傳種族主義，把漢族兩個字，深深的印於桂省的人民腦筋，所以到了滿清道光年間，便有太平天國軍的種族革命，此是後話，本書的篇幅

已告終了，應將各路的情形，作一個總結案，報告讀者，武進的方面，自從周飛率領家屬北伐之後，便由尙秋帆、羅璇珠夫婦二人担任防務，同時又將兵力由陸路向金陵推進，直達鎮江，以與俞彩雲、李如淵、薛月瑋、祁小八、張量才等，水陸兩軍會合，合攻金陵。蘇州方面，由黃天德率領水陸兩軍出發，約同倪培元、徐星鳳兩夫婦率領陸路軍，由無錫出發，佔了望亭，合取崑山，以與寶山水師戰船會合。海門方面，仍由鮑明坐鎮，鎮海仍由邵青亭坐鎮，隨時調度聯軍水師戰船，巡邏沿海一帶。平湖、嘉善二處，已由倪培元派郝霍兒、倪四蠻二人坐鎮，後方輸運，另派大頭目四名代替，並由蘇豹督率，于雲仙、周鳳仙夫婦二人，專任各路軍需，至台灣方面，自從白雲奇、孟飛鸞夫婦回島之後，郡王鄭經便添派大小戰船三千隻，水軍陸戰隊三萬名，命白孟二夫婦爲水軍正副大元帥，率領全軍進攻閩粵，大將軍劉國軒隨往協助，雲奇、飛鸞、國軒等，領了水師出發後，先由東沙島渡讓入閩江，佔領了馬尾，然後下

令進攻福州，驅逐總督范承謨，殺了總兵姚啓聖，便將福州城完全佔領，佈告安民後，正欲南往廈門進攻廣州，忽見吳斌、李耀二人到來，見了劉國軒，伏地大哭道：郡王駕逝，侍衛馮錫範假託遺命，廢了嗣子克壅，刺死軍師陳永華，重立克壘承襲郡王之位，克壘年幼無知，董夫人年老昏憤，凡事都由錫範一人作主，倘有不從的，便盡被殺戮，府中紛亂如麻，我二人設法逃脫性命，特來告變，務請趕速回師，平定內亂，劉白孟三人聽了，莫不大驚失色，於是攻粵之舉，只得作爲罷論，福州的防務，交與白孟夫婦二人擔任，劉國軒便率領此次出發的水師，回國平亂去了，這此東海一帶的海防，單由海門水軍擔任，台軍因內亂無人負責，便將聯軍陣線破壞，以致蓬蓬勃勃的義軍，中途受此影響，不克向前進展，甚是可惜，後去的成敗，恕我不能盡述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印行

鸚鵡劍全書四冊

國幣一元八角

編輯者 洪子良

校正者 中原書局

出版者 中原書局

發行者 錦章書局

外埠經售

錦章書局  
成都 北平 漢口  
長沙 廣州 澳門

版權不  
所有翻  
印

